



柯 罗 連 科 著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ИСТОРИЯ МО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КА

据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譯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大街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568 字数 328,000 页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1/8 插页 3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 (6) 1.56元

譯者前記

柯羅連科是誕生於一百多年前的一位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家，是一位英勇地反抗沙皇專制而熱誠地保護人民利益的文學戰士。他的生活很多樣；他的著作很豐富，其中有好幾個短篇曾經譯為中文，但是他這部最巨大的長篇自傳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還是初次介紹到中國來。現在我們把他的生涯、著作及此書的內容略述如下。

符拉季米爾·加拉克齊昂諾維奇·柯羅連科於1853年7月27日生於烏克蘭沃倫省的日托米爾城，於1921年12月25日死於波爾塔瓦。他的童年時代在烏克蘭度過。他的父親是一位生活儉樸而心地公正的縣法官，家裡從來不會擁有世襲的領地和農奴，全靠自己的微薄的薪俸來維持生活。柯羅連科最初在本鄉私辦的學館里讀書，後來轉入日托米爾中學。十三歲上隨父親遷居到羅夫諾城，1871年夏天在羅夫諾的實科中學畢業。他曾經希望將來做語文學家，想學習語言學、文學史和文學理論。但是因為當時的學制規定，實科中學畢業生不能進大學，只能進高等技術學校。因此他只得去彼得堡進了工藝專科學校，在那裡讀了三年書。這時候他的父親已經逝世，家庭經濟困難，他的學生生活非常艱苦。他曾經一面求學，一面當校對員，

目 次

譯者前記	1
------	---

第 一 卷

著者序言	1
------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3
----------	---

1 生活的最初印象	3
-----------	---

2 我的父亲	9
--------	---

3 父亲和母亲	18
---------	----

4 院子和街道	26
---------	----

5 “那个世界”：神祕的恐怖	34
----------------	----

6 星夜的新禧	45
---------	----

7 烏良尼茨基和“买来的孩子”	54
-----------------	----

8 “要出事了”	66
----------	----

9 “桑道米尔的福瑪”和地主傑舍尔特	82
--------------------	----

第二章 上学——起义	91
------------	----

10 学館	91
-------	----

11 第一出戏剧	105
----------	-----

12 波蘭起义时期	109
-----------	-----

13 我是什么人？	125
-----------	-----

14 日托米尔中学	135
-----------	-----

15 啓程	157
-------	-----

第三章 在县城里——学生时代	162
----------------	-----

著者序言

在这部書里，我打算把过去半世紀中的一連串情景回忆起来，並且使它們复活起来，描写它們起初怎样反映在一个兒童的心中，后来怎样反映在一个青年的心中，再后来怎样反映在一个成人的心中。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正值农奴解放时期。我的生涯的中段是在黑暗的反动时期度过，——起初是政府的反动时期，后来是社会的反动时期，——並且在斗争的初期运动中度过。我那时代人曾經有一种理想，並且为此而作斗争，他們所理想的，現在我看到有許多已經洶涌澎湃地闖入生活舞台上来了。我想，我流放时期中的許多插話、以及当时那环境中的人們的許多事件、交遊、思想和感情，在現在仍不失却其最生动的现实意义。我但願它們在將來也还有意义。我們的生活由於新和旧的尖銳冲突而波动着，震慄着；我現在就希望闡明这斗争中的某些要素，即使是一部分也好。

但是我首先要讓讀者注意在我心中發生並成長起来的意識的初期活动。我知道，在預告着即將来临的暴風雨的、現代的轟轟烈烈声中，我要集中注意在这些遙远的回忆上，一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不能想像这困难將达到什么程度。

我所写的不是我的时代的历史，而只是这时代中一个人的

生活的历史；並且我希望讀者預先要認識反映这时代的那个三稜鏡……而这只有在順次的敘述中方才可能。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便是这第一章的内容。

还有一点要說明。这些記錄不是傳記；因为我並不特別注重傳記材料的完整；这也不是自白，因为我既不相信公开自白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其效用；这又不是肖像，因为画自己的肖像，要保証肖似是很困难的。这些記錄中所反映的一切和现实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於它只是反映；何况这反映显然是不完全的。其中常常更濃厚地——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反映出所选定的主题，因此虽然全是事实，却往往比现实更为动人，更有趣味，而且也許更純淨。

我在这部書里力求描写完善的历史真实，往往为此而牺牲艺术真实的美的或鮮明的特征。这里完全沒有我在现实中不曾遇見过的、不曾经历过的、不曾感觉到的、不曾看到的東西。然而我还要重复說一句：我並不打算描写自己的肖像。在这里，讀者只能看到“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中的特点；我对这同时代人比对我这时代中一切其他的人更加熟悉……*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

生活的最初印象

我記得我很小时候的事，可是我最初的印象已經支离破碎，彷彿在蒼茫的虛空和烟霧中閃閃發光的許多小島一般。

这些回忆中最早的一次，是火災的強烈的視覺印象。我那时还不滿兩岁*，但是我現在还能够十分清楚地想見院子里倉房屋頂上的火焰、在夜間異样地被照亮着的石造大屋的牆壁和它的映着火焰的窗子。我記得我被裹得暖暖的，由一个人抱着，挤在台阶上站着的一羣人中間。我記不清这一羣是哪些人，只記得有母亲在內，同时还記得父亲跛着脚，拄着拐杖，正在院子对面石造房屋的扶梯上走上去，在我看来他好像是在走进火里去。但是这並不使我害怕。我所最注目的，是像火把一般在院子里閃閃發光的消防隊員的头盔，以及大門口的一只消防水桶和跑进大門来的一个中学生，他的一条腿縮短，裝着一个很高的后跟。我似乎既不感到恐怖，又不感到畏懼，我沒有懂得这現象的利害关系。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火、消防

隊員的头盔和一條腿縮短的中學生，於是我就在暗夜的深沉的背景上仔細地觀察這一切東西。我記不起那時候的聲音，我覺得整個情景只是默默地浮現在記憶中，但見深紅色火焰的飄搖的反光。

以後我又回想起一些極瑣屑的情狀：我被人抱在手里，他們哄我不要哭，或者逗我玩笑。我似乎記得我開始學步時的情況，然而很模糊……我小時候頭長得很大，跌交的時候我常常把頭撞在地上。有一次我在扶梯上跌了一交。我覺得很痛，就放聲大哭，直到父親用一種特殊的方法來安慰我，方才停止。他用手杖來打扶梯磴，這使得我很滿意。我當時大概還在拜物教時代，因此能在木板中想像出兇惡的敵意。現在父親為了我打它，而它竟不能逃跑……用這些話來表達我當時的感覺，當然是很笨拙的，然而我清楚地記得那塊板和它挨打時的那種馴服的表情。

後來這種同樣的感覺曾經在更複雜的形式之下反復過一次。我那时候已經稍微大些了。有一個特別明亮而暖和的月夜。這是我一生中所記得的第一個黃昏。我的父母親出門去了，我的兄弟們大概都睡了，保姆到廚房里去了，只有我和一個僕人在一起，他有一個很難聽的綽號叫做戇頭老。穿堂通向院子的門开着，在月光照亮的遠處某地方，有車輪在石板路上滾動的聲音傳進門里來。車輪滾動的聲音也是第一次作為一種特殊現象浮現在我的意識中，而且我也是第一次這麼長久地睡不着……我很害怕，大概是因為白天講過賊的緣故。我覺得我們的院子在月光之下显得很奇怪，在開開的門里一定會從院子里走進“賊”來。我彷彿知道賊是一個人，但同時又覺得他不完全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具有人形的神祕的東西，單是他的突然出現就會給我危害。因此我突然大聲地哭起來。

我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邏輯，僕人 翹頭老又把父親的手杖拿來，帶我到台阶上，我就在那里——也許是联想到了以前的同类的事件——重重地敲打扶梯磴。这一次又使得我很滿意；我的胆怯完全消失了，我竟不用翹頭老陪伴，独自大胆地又到門外去了兩次；我熱中於我的特殊的勇武氣概，又在扶梯上敲打那想像的賊。第二天早上，我熱心地講給母親听：昨天她不在家的時候，我們家里來了一個賊，我和翹頭老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母親和顏悅色地對我表示信任。其實我知道並沒有賊，而且知道母親也明白這一點。但是我在這時候很喜欢母親，因為她不反對我。如果否認了這個想像的東西，我一定會感到痛苦。我對於這個想像的東西起初很害怕，後來在奇怪的月光之下，在我的手杖和扶梯磴之間確實地“感到”了它。這並不是視覺的幻像，却是由戰勝恐怖而來的一種狂喜……

我的記憶中還有一個“小島”，這便是到基希涅夫去探望祖父*時的旅途情況……在這旅途中我記得渡河（好像是普盧特河）時的光景，那時候我們的馬車被載在木筏上了，平穩地搖盪着，離開了河岸，或許是河岸離開了馬車，——這一點我那時還分不清楚。同時渡過河去的還有一隊兵士，我記得他們兩三個一羣地乘在方形的小木筏上；軍隊這樣地渡河，似乎是不大有的……我好奇地對他們看，他們也看我們的馬車，並且說了些我所聽不懂的話……這些兵士的渡河似乎和塞瓦斯托波爾戰爭有關*……

就在這一天的傍晚，剛剛渡過河，我初次體驗到了劇烈的失望和屈辱……寬敞的旅行馬車內部很黑暗。我被一個人抱着坐在前面，忽然我注意到了父親坐着的那個角落里有一點微紅的光，一會兒旺盛了，一會兒熄滅了。我笑起來，就向這方面撲過

去。母亲說了些警誡的話，但是我很想仔細看看这个有趣的物件或生命，因此就哭起来。於是父亲就把那个可爱地隐藏在灰底下的小紅星移近我来。我把右手的食指伸向它去；有一会儿我捉摸不到它，但是后来它忽然發出亮光，猛烈地咬我一口，我突然被燙伤了。我觉得就印象的強烈說来，現在唯有把它比作給毒蛇——例如隐藏在花叢中的毒蛇——猛烈而突然地咬了一口。在我看来这火是有意这样狡猾而惡毒的。过了兩三年之后，我記起了这件事，就跑到母亲那里，把这事講給她听，並且哭起来。这又是屈辱的眼淚……

第一次洗澡也喚起了我同样的失望。河水使我發生魅惑的印象：綠油油的微波鑽到浴場的牆壁底下去，它們發出閃光，映射出碧空的碎塊和彷彿破碎了的浴場的明亮的斷片，这光景在我覺得很新鮮，很奇怪而且很美丽。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愉快、生动、蓬勃、动人而可亲，我就恳求母亲赶快把我帶到水里去。忽然，一种想不到的劇烈的感觉，既不像冷，又不像燙……我大声地哭起来，就在母亲的手里掙扎，使得她几乎抱我不住。我这次洗澡終於沒有成功。当母亲帶着我不了解的一种快感在水里嘩啦嘩啦地游泳的时候，我坐在凳子上，鼓起了臉，望着那照旧誘惑地映射出天空和浴場的碎塊的狡猾的波浪，在那里生气……跟誰生气呢？大概是跟河水生气。

这些是我最初的失望：我怀着無知的信任向自然迎过去，它却用本能的冷酷来回答我，这在我覺得是故意的敌視……

在那些初期的感觉中还有这样的一种，即我初次意識到自然現象，覺得它是脱离了世界而孤立着的，彷彿是一种独特而十分完整的、具有它的基本特性的現象。这便是關於初次在松林中散步的回忆。在这里，树梢的綿延不断的喧囂声完全魅惑了

我，於是我就呆若木鷄地站定在路上。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和我同來的那些人都往前走了。道路在我前面几丈的地方陡峭地下降，我眺望着：我們那伙人怎樣在道路折斷的地方逐漸消失，起初腳不見了，後來身體不見了，最後頭不見了。我怀着恐怖的感覺，眼看着根利赫舅舅*——我母親的兄弟中個子最高的一個——的雪白的帽子最後消失了，終於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似乎覺得“獨自在林中”實在是可怕的，然而我彷彿着了魔，既不能行動，又不能叫喊，只是傾听着樹林的低嘯聲、轟鳴聲、含糊的話聲和歎聲，這些聲音融合而成為一個悠長、深沉、延綿不絕而含有意義的和音，在這和音中可以同時聽到許多活的巨人齊聲喧噪和個別叫喊，赭紅色樹幹發出搖擺聲和輕微的吱吱聲……這一切像襲擊過來的巨浪一般侵入我的心中……我不再感覺到自己孤立在塵寰之外，而且這種心情非常強烈，當他們覺察到我而舅舅回來找我的時候，我竟兀自站在原地方，並不答應……我看見穿着淡色服裝、戴着草帽、向我走近來的舅舅，彷彿在夢里看見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

後來，特別是在疲倦的時候，這瞬間也常常出現在我的心中，猶如深沉而又生動的安寧境地的最初形態……大自然用它的無盡藏而不可解的神祕來親暱地逗引正在生活初期的兒童，彷彿允許他在無止境的某處獲得知識的奧義和悟解的幸福……

然而，用我們的言詞來表達我們的感覺，是多麼笨拙……在人的心中，也有像大自然的語聲一般不可解的許多話語，這些話語是不能用笨拙的言詞來表達的……這正是心靈和大自然合一的地方……

.....

這一切都是半意識存在的零星的、個別的印象，除了個人的

感觉之外，彷彿是毫無联系的。其中最后一次印象是迁居到新房子里……这其实不能称为迁居（因为迁居这件事我已經記不起来，正像記不起老房子一样），而也只能說是从“新屋”、从“新院子和新花园”所得的第一个印象。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很奇怪：后来这回忆在我記憶中消失了。过了几年之后我才記起它来，而当我記起它的时候，甚至感到惊奇，因为在那时我似乎觉得我們是一向住在这房子裏的，而且觉得世界上是根本沒有任何大变化的。我童年时代数年間的印象的主要背景，是一种無意識的信念，即相信我周圍的一切都是十分完整而永远不变的。假使我对造物有明确的概念，我那时也許会说：我的父亲（我記得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跛子）是生来手里拿拐杖的；外祖母生来是个外祖母；我的母亲一向是一个有淡黃髮辮和淡藍眼睛的美貌女子；甚至房子后面的倉房也生来是歪斜而屋頂上有綠苔的。这是生命力的徐緩而穩步的生長，它帶着我和环境世界一起平穩地进行，而那个广大無边的世界的彼岸，那个可以瞧見人羣活动的地方，我那时並沒有看到……我自己似乎永远是一个头很大的男孩子，而哥哥*总是比我高些，弟弟*总是比我矮些……这种相互关系應該是永远保持着的……我們有时說：“我們將來長大了”，或者說：“我們將來死了”，但是这些都是蠢話，是空洞的，沒有生动的內容……

有一天早晨，我的弟弟（他睡覺和起身都比我早）走到我的床前来，用特殊的語气对我說：

“赶快起来……我帶你看！”

“看什么？”

“你就会看見的。快些，我不等你了。”

他又跑到院子里去了，好像一个不願浪費時間的、一本正經

的人的样子。我連忙穿好衣服，跟着他走出去。原来有几个我們所不認識的农人把我們的正門台阶完全拆毀了。台阶只剩下一堆木板和各种腐爛的木料，正門高高地掛在地面上，样子很奇怪。最触目的是門底下張开着一个很深的窟窿，里面都是破損的灰泥、黑黝黝的木料和樁子……这印象很强烈，帶有几分病态，而尤其使人惊駭。弟弟对这光景深感兴味，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跟着木工們的每一个动作而轉移。我就和他一起默默地观察，不久妹妹*也来看了。我們这样地站了很久，一句話也不說，一动也不动。过了三四天，新的台阶在旧台阶的地方造成了；我确实地感觉到，我們的房子的面貌完全改变了。新台阶显然是“湊上去的”，而原来的旧台阶却彷彿是我們那所堂皇而完整的房子的有机部分，正像人的鼻子或者眉毛一样。

主要的是心中留下了“内幕”的第一印象，並且初次看到，在这飽光的、油漆的表面之下，原来隱藏着潮湿腐爛的木樁和空洞的窟窿……

2

我的父亲*

据家庭傳說，我們的一族出自密尔戈罗德的一位哥薩克上校*，这位上校曾經从波蘭国王受得紋章貴族級位。我的祖父死后，父亲去送葬，帶回来一个精巧的圖章，上面雕着一只大船，船头和船尾上各有一个狗头，中間有一个鋸齿形的塔。有一次我們孩子們問这是什么，父亲回答說：这是我們的“紋章”，我們有权利把它盖在信件上，別人就沒有这权利。这东西的波蘭語

名称很奇怪，叫做“Korabl i Lodzia”^①，但是这有什么意义，父亲自己也不能給我們解釋；也許根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另外有一种紋章，它的名称就比較容易懂，叫做“pehła na bębenku hopki tnie”^②，並且較有意义，因为哥薩克人和波蘭小貴族在出征的时候被跳蚤咬得厉害……父亲就拿起鉛筆，在紙上敏捷地描出在鼓上跳舞的蚤的样子，並且在蚤的周圍描一个盾牌、一把劍和所有的紋章裝飾。他画得很好，我們都笑了。这样，父亲在我們对我家的貴族“宝器”的第一观念上就添上了譏諷的意味，我覺得他这是故意的。据父亲說，我的曾祖父是軍团的文牘員，祖父是俄罗斯官吏，同父亲一样。他們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农奴和土地……父亲从来不打算恢复他的世襲貴族的权利，他死了之后，我們成了“七等文官的后裔”，享有無土地的貴族官吏的权利，但是和貴族階層全無实际联系，而且似乎对任何别的階層都沒有实际联系。

父亲的姿态十分清楚地保留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身体略微肥胖。他是那时代的官吏，所以鬍鬚剃得很光；他的容貌很秀丽：鷹鼻，褐色大眼睛，上嘴唇的線紋弯曲得很厉害*。据說他年輕的时候很像拿破崙一世，尤其是戴拿破崙式三角官帽的时候。但是我很难想像一个跛脚的拿破崙，因为父亲常常拄着拐杖走路，左脚略微有些拖曳的样子……

他的臉上經常有一种隱藏的悲哀和憂慮的表情，很难得豁然开朗。有时他叫我們都到他的書房里去，讓我們玩耍，爬到他身上去；他画画給我們看，講笑話和故事給我們听。大概这个人

① 波蘭語：約櫃和大船。——譯者註。

② 波蘭語：蚤在鼓上跳舞。——原註。

心里貯藏着大量的愉快和欢笑，他的教訓也取半幽默的形式，在这种时候我們很喜欢他。然而这些笑顏一年一年地少起来，天生的愉快越来越甚地被陰郁和憂慮所侵蝕了。直到后来他只能勉强顧到我們的教养，在我們略懂人事的时候，我們和父亲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内心联系了……他終於沒有充分地被我們孩子們所理解，就此与世長辭了。只是过了多年，当我的無思無慮的青年时代过去了之后，我尽我所能地收集了关于他的生活的种种材料，这个命运坎坷的人的形象才复活在我的心头——比以前更加可亲，更加熟悉了。

他是官吏，因此他的生活的史实記載在履歷表里。他生於1810年，1826年开始当文牘員……1868年以七等文官的官銜逝世……这是一塊簡陋的十字布，然而在这上面繡着全部人生的紋样……这里有希望、期待、幸福的閃光、失望……在發黃了的文件里有一个文件，其实后来是毫無用处的，但是父亲当作紀念品保存它。这是瓦西尔契科夫公爵*任命父亲为日托米尔城的县法官时写給他的一封半公文式的信。瓦西尔契科夫公爵的信上写着：“此法院因有市政局参加，其所处理事件范围較广，因而較为重要；为此需要主席一位，务求其能深諳任务，而为司法奠定妥善之基础。”*公爵根据这标准而选定了我的父亲。在信的末了，这位“显宦”十分关怀地体谅这清貧的官吏，顧念他这有家眷的人迁职有很多不方便，但同时又指出，这新的任命能为他展开广大的前程，因此要求他尽早到任……最后的几行是發信人亲笔附加的，語气非常客气。这虽然是一种簡陋的、早被遺忘了的、未成功的改革，然而总算是一种革新；这位显赫的貴人像当时所有的貴人一样頑固而暴戾，然而还没有“喪尽天良”，因此他召喚这个清貧的官吏来共事，他認為这是一个可以做新事

業的新人……

这是……1849年的事，父亲就在省城里担任了县法官的职务。二十年之后，他就以这职位死在一个荒僻的小县城里……

这样，他在职务上显然是一个失意的人……

在我看来，这無疑地是由於他具有唐吉訶德^①的热情之故。

世人不很重視独特行为，他們不了解它，因此很不放心……在父亲服务的每一个新地方，都会演出同样的一套花样：城里各界人士的代表都“照老規矩”帶着礼物来拜訪父亲。父亲起初很客气地辞謝。第二天代表們帶着更多的礼物又来拜訪，这回父亲对付他們的态度就粗暴起来；第三次他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把“代表們”赶出去；那些人就帶着惊駭的表情挤在門口……后来，人們認識了父亲的行为，就都对他怀着深切的敬意。从小商人起直到省府首長，大家都承認，沒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这法官違背良心和法律；然而……他們又認為，假使这法官能够接受适度的“謝意”，那么在他們看来就更容易理解，更普通，而且“更近人情”……

在我已經很懂事了的时候，發生了这类事件中很鮮明的一个例子。县法院里有一件訟事，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叶某伯爵同一个貧穷的亲戚——似乎是他的寡嫂——打官司。这地主是一个豪紳，交际極广，家产宏富，势力很大，他就大肆应用他这些手腕。那寡妇“按貧民权”来打官司，沒有繳印花稅，大家都預言她要失敗，因为这案件畢竟是很糾葛的，而且法院方面受着压迫。在案件結束之前，那个伯爵亲自到我們家里来：他那輛有紋章的

① 唐吉訶德是西班牙小說家塞万提斯(1547-1610)所著小說的主人公，这人是一个不明时势的幻想家。——譯者註。

馬車曾經兩三次停在我們的簡陋的小屋面前，一个穿制服的瘦長的亲隨矗立在我們的歪斜了的台阶上。最初兩次伯爵的态度很威严，然而很謹慎，父亲只是冷淡而严正地撇开他的話头。但是到了第三次，他大概直接提出了。父亲勃然大怒，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話来把这貴族罵了一頓，並且敲击着拐杖。伯爵滿面通紅，大为憤怒，帶着威胁的态度离开父亲，立刻鑽进自己的馬車里去了……

那寡妇也來拜訪父亲，虽然父亲並不特別喜欢这种訪問。这个被压迫而懦怯的穷妇人穿着喪服，哭喪着臉，走到我母亲那里，对她講了些話，哭起来。这个可憐的人总觉得她还應該向法官訴說些話；这大概都是些不必要的空話，父亲只是对她揮揮手，說出他在这种时候慣說的一句話：

“唉！病人請教庸医^①……一切都照法律办……”

这官司被那寡妇打贏了，並且大家都知道，她的胜訴全仗父亲的鉄面無私……參議院不知怎的意外迅速地批准了这判決，於是这个貧寒的寡妇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富裕的女地主，不但在县里、而且恐怕在省里也是最富裕的。

当她再一次来到我們家里的时候，是坐着馬車来的，大家都很难辨認出她是从前那个貧寒的請願者。她的喪服期滿了，她竟彷彿年輕了些，滿面是欢乐和幸福的光彩。父亲很慇懃地接見她，怀着我們對於受到我們許多恩惠的人通常發生的那种好感。但是在她請求“密談”之后，她也立刻紅着臉、淌着眼淚从書

① 此句照原文是“病人請教助医”，意思是說：助医医道淺薄，病人向他請教，不能得益。此諺語表示对方所說的是廢話。現在为容易了解起見，把“助医”改为“庸医”，——譯者註。